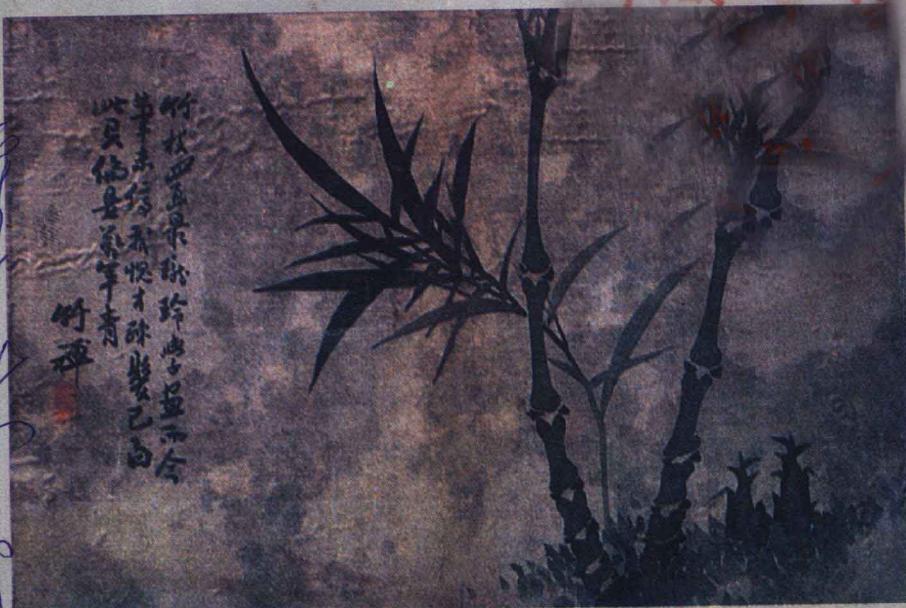


2230



# 梁平文史资料

(第七辑)

重庆市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

# 梁平文史资料

(第七辑)

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

二〇〇三年十二月

# 梁平文史资料

(第七辑)

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

开本大 1/32 印张 7.0 字数 170 千字

重庆市内部资料出版物准印证梁出版[2003]002号

梁平县三峡印刷厂印刷

工本费 12.80 元

# 《少城文史资料》第十七辑编委会

主 编：许 伟

副 主 编：吴世先

责任编辑：潘前春

特邀编审：谭继和 岱 峻

汪 毅 徐宝清

校 对：唐丽君 徐宝清

潘前春



1984年11月26日，  
李先念主席视察龙爪村  
时，访问村民卢芙蓉。



区政协主席钟家福(左一)、区委书记王忠林(左二)  
为民营企业家授牌。

彭德怀司令员在开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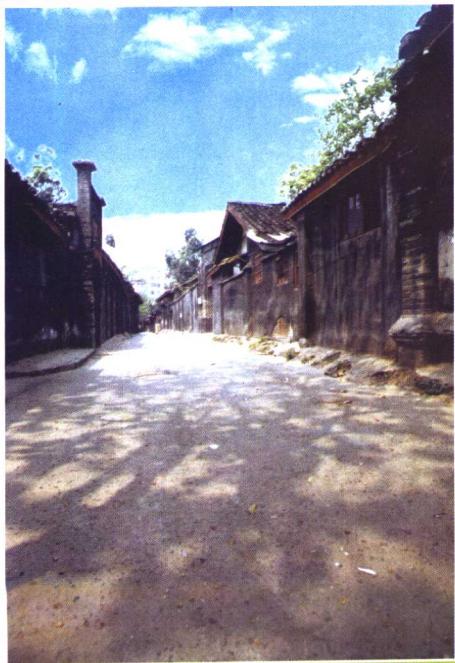
榆林前线途中。

(左二为彭德怀司令员，

左四为警卫员宋立科)



古朴幽深的少城老街——窄巷子



# 目 录

## 上编 历次运动篇

### 清匪反霸

- 我在清匪反霸运动中的经历 ..... 郑亚春(1)  
滑石寨剿匪记 ..... 孙亚夫(2)  
剿除顽匪邓大中 ..... 栾麟祥(6)  
记消灭刀儿教的一次战斗 ..... 栾麟祥(8)  
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..... 黄柳青(10)

### 三反五反

- 我所经历的两次“三反”运动 ..... 郑亚春(12)  
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缩影 ..... 蒋云平(14)  
我所经历的“五反”运动 ..... 周俊良(19)  
我县违反选举法第一例 ..... 蒋云平(22)  
我是这样被戴上“历史反革命”帽子的 ..... 李克明(23)

### 大跃进记实

- 大跃进中的小故事 ..... 王北中(30)  
跃而不进 劳民伤财 ..... 常开国(32)  
山上山下一个样 ..... 吴立早(36)  
“五风”吹刮时的小故事 ..... 曹光福(37)  
大跃进时的校园生活片断 ..... 曹光福(39)  
我所经历的一次除“四害”活动 ..... 李克明(41)

一碗汤圆的故事	余协禹(43)
忆公共食堂	郑亚春(45)
各个击破及其他	李克明(47)
核桃湾的变迁	刘善骅(51)
忆支援农业——“双抢”	郑亚春(53)
<b>“四清”与“文革”</b>	
我给队长搭楼梯	吴正权(55)
不该发生的抄家事件	吴立早(57)
“四清”和“文革”初的几个小故事	吴杰青(59)
“文革”期间帽子多	江家仁(63)
“文革”中几件难忘的事	郑亚春(67)
“七·一六”大型武斗记略	兰田(69)
小记炸毁观音桥	郑亚春(71)
“文革”中的蓼叶河	曹光福(72)
“文祸”	兰田(75)
武斗期间逃难记	余协禹(77)
忆护城寨避难	刘善骅(80)
大寨工分是这样评的	王北中(85)
<b>平反纠错</b>	
统战系统纠正冤假错案概况	周靖(86)

## 下编 综合篇

### 党史点滴

梁平地下党活动的部分情况	邓仲贤(90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## 进军西南

- 进军西南日记 ..... 陈海清(101)

- 两次遇险 ..... 余协禹(120)

## 民国轶事

- 梁山县清末学务点滴 ..... 田光国整理(122)

- 梁山县清末民初文史拾零 ..... 陈佩襄(125)

- 旧县城的打更 ..... 郑亚春(129)

- 梁平县民国年间的妇女界部分知名人士 ..... 陈秀卿(130)

- 解放前后梁平烟毒种禁概况 ..... 郑亚春(133)

- 美蒋匪帮在梁平的滔天罪行 ..... 熊伯庚(135)

## 经济纵横

- 双桂啤酒厂建立记实 ..... 蓝家清(140)

- 改革开放前的农副产品收购 ..... 郑亚春(144)

- 计划经济时期的几种商品供应 ..... 郑亚春(147)

- 食用菌生产失败记 ..... 余协禹(150)

- 梁平柚的历史及产销情况 ..... 郑亚春(152)

- 贡品·梁平豆棒 ..... 向光林(154)

- 想起当年的万元户 ..... 郑亚春(156)

## 文化教育

- 梁山县民众教育馆沿革 ..... 蓝 田(158)

- 梁山县乡村建设研究社及乡建旅舍 ..... 邓仲贤 周梦侠(161)

- 梁山抗日民歌一首 ..... 王北中(163)

- 街谈巷议入“竹枝” ..... 蓝 田(164)

- 难忘的解放初期小学教师生活 ..... 李克明(167)

一个坚持了 12 年的义务送信组	吴立早(174)
农民爱唱致富歌	蓝田(175)
<b>人物春秋</b>	
陈克农教授轶事	李克明(177)
我与陈克农先生的一次交往	蓝振中(182)
忆钟纯乾老师	田光国(184)
李芳灿事迹点滴	刘启仁(187)
忆熊伯庚	熊征五(188)
清末名画家·双桂堂方丈竹禅熹	田光国(192)
<b>名胜古迹</b>	
双桂堂被占用、损坏和赔偿的情况	周靖(194)
小记修补双桂堂	周靖(198)
双桂堂罗汉堂的建立	周靖(202)
双桂堂狮子佛的由来	周靖(205)
双桂堂又现诸多奇景	李克明(209)
梁平“天池”——长塘	李民(211)
<b>编读往来</b>	
“国大代表”孟浩然赴南京开会实况	唐仲朋(214)

# 我在清匪反霸运动中的经历

郑亚春

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，梁平县在党和政府领导下，开展减租退押、清匪反霸的群众运动。运动开始，我从学校调出来参加了县委在金带乡的试点工作队。工作队由县委委员、宣传部长慕世友领导，驻在协合村。一个月后调到双桂堂举办的第一期农民训练班工作，为每个村培训一名积极分子。农训班由县委副书记民运部长、县农协主任兼法庭副庭长汪慈音领导，他是山东人，大家叫他汪政委。我和另一个同志负责一个中队的工作。在600多人的大会上，汪政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运动的方针政策，并进行诉苦教育。他用自己受的苦难现身说法，讲得痛哭流涕，启发引导农民代表诉苦，痛恨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，使代表们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，纷纷起来诉苦，挖穷根。使大家提高了认识，坚定了信心。

第一期农训班结束后，汪政委带我们到聚奎乡开展减退清反工作。聚奎乡是封建势力较深的地方。我们工作队与农协会一道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，依靠贫下中农开诉苦大会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阶级敌人的压迫和剥削。不几天在聚奎乡小学操场召开了审判大会，揭发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罪行，处决11人，从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，把运动推向了高潮。通过深入发动，群众中涌出一大批积极分子、民兵。他们不计报酬，日夜奔忙，又挖出一些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，在街上城隍庙召开第二次审判大会，宣判处决8人，而押赴刑场只有7人，引起群众议论纷纷：有说是工作队放走了一人，包庇了一个……。其实是头一天顺安村在开斗争大会时，群众气愤，在村里枪决一人。汪政委召开驻村干部和农协主任会议，反复说明情况，批评驻村脱产干部不掌握政策，当了群众的尾巴，令其作深刻检查，认识错误，吸取教训。我们在各村也反复宣传才消除影响。

2001年4月

# 滑石寨剿匪记

孙亚夫

1949年旧历10月18日是梁山县人民喜庆解放的日子。此后一段时间，梁山境内发生过土匪持械抗拒，枪杀我革命同志，企图破坏解放成果的事件。在滑石寨下打响的剿匪第一枪，我是亲自临战的。现回忆其经过情况，并以此纪念滑石寨剿匪牺牲的于知新同志、刘明同志，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！

1950年，梁山全县的中心工作是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。1950年上年，我刚参加工作，就被分派到驻仁和场街上的县委组织的试点工作组。组长是浙江人、军大毕业生于知新同志。我们起早摸黑地了解群众对减租退押的反映，积极投入减租退押的火热的斗争中。

1950年11月22日凌晨，绚丽阳光刚露出笑脸，知新同志已早起床，操起步枪，练习射击。早饭后，我与知新到上场口李炳全铁匠铺里，了解烟毒犯的情况。突然一个农民来到铁匠铺，要找工作组的同志，说先到乡公所没有人，才找工作组的。他悄悄地对我们说：“我是郑木匠，家住在滑石寨坎下，昨夜擦黑（傍晚）来了八个棒老二（土匪），每人都是一长（步枪）一短（手枪），在我家估倒（强迫）煮饭吃。”郑又说：他早想上街来报告匪情，由于混不出来，临天亮才跑出来。我与知新进一步问了这八个土匪的活动情况后，立即把匪情报告给双桂堂队部和二保王点长处。同时，集合本保武装队员，发出剿匪命令。他们为保卫翻身事业，捍卫共产党政权，积极性很高，个个摩拳擦掌要求上阵。但我们一看，武器很差，大部分是锚杆火枪，不能打仗。知新同志选了武装队正副队长林绍轩、刘家祥（是两支汉阳厂造五子步枪），农协主席李常喜（是单子枪），副主席老刘（是一把梭镖）四人，加上他自己共五个人。他们要出发了，我要与知新同志同去，他不同意我去，因我手无武器。经再三要求，他同意

我到住宿地，拿上他的一颗手榴弹再去。等我准备好，赶上他们同行，点长王寿槐同志也已赶来了。我们一同赶到滑石寨下郑木匠院坝外展开包围，紧缩包围圈搜查，却未发现土匪。追问郑木匠，才说出实情：土匪已转移到屋坎下的河沟边竹林里。根据新情况，王点长召开了脱干及乡武装队长五人会议，研究如何打法。于提出从河沟下面往上面搜索前进。我反对说，倘若土匪在河沟边的竹林里，恰中其计，以暗打明，我们吃亏。我主张把土匪撵出来打，竹林下面架干柴烧（竹林范围小，干柴多，条件完全可能），上面设伏堵击，一举歼灭。刘明又不赞成我的意见，他说：“这种做法太胆小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，往里面冲。”互相有了争论，王点长总结说，他同意老于和老刘的战术，避免用火攻，防止土匪的长枪带不走仍放到竹林被烧坏。他进行了分工，他与于知新、刘明三同志从下面进攻，我与乡武装队长范吉成同志领导武装队员进行堵击，并给我一个白铁口哨。我就命令四保武装队的林绍轩，刘家祥两同志在要隘口上，掀起路板石筑好防御工事；我与范吉成堵截河沟正上方。因我无武器，我喊了一个武装队员蹲在我的侧边，他有一长步枪。各方面正在部署，河沟里突然响起“啪啪”两个手枪的连发和步枪声。顿时我思想有了阴影，枪声好像是从里面向外射击的。可枪响后又顿时寂静，等我掉头找那两个武装队员，谁知他们已撤退得无影无踪。原想利用他的步枪打土匪，他们却跑了。紧接着，又发现竹林边沿的竹子一阵摇动后，立即出现一个人头。范吉成与我相隔两丈多远，我喊：“老范，打吧？那竹儿摇动的地方，有人上来了”。正喊间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看到竹儿边烟子一冒，我立即卧倒，只听得手枪声“哧哧”擦头而过，我立即翻起来一看，有三个土匪窜出了竹林，准备翻上楞坎。土匪喊道“舅子（黑活，互称为同夥）冲上去捉活的。”土匪看到我是指挥者，手中无枪，以为可欺。我火冒三丈，甩出了我与生命相关的唯一手榴弹，当即炸伤了一个匪徒，三个都缩了回去。又有半小时的寂静，匪徒们在组织反扑。但他们怕我还有手榴弹，不敢再往正面上，就往侧面扑，恰与林绍轩他们狙击组接上火。一次，两次直到反扑四次均未得逞。大约是午后三点钟左右，土匪上不

来，我们消灭不了他们，互相僵持着。我突然警觉没有武器，容易被土匪切断归路，在打退第四次反扑后的间隙中，我由原来的战斗位置转移到狙击组。点长王寿槐也来了，他情绪沮丧，报告了万分悲痛的消息说：“我们一进竹林就挨了，于知新和刘明没退出来。”听到刘明在里面哼，喊救命。急着叫人进去背出来，可武装队员不敢进去，只好喊林绍轩和刘家祥下去背。随即我又跑向右边最高山头上。顷刻，八个土匪涌出竹林上到楞坎上，追打农会武装队员。我见情势不妙，立即高喊：“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人民政府决不虐待俘虏，缴枪不杀！”当然这些顽匪不可能放下屠刀，匪徒们一边骂一边向我占据的山头反扑过来。我无枪、无刀，只得撤出山头往街上走，刚到山脚，看到抬着刘明同志的一副滑杆，当时他的神志很清醒。他说，知新同志走的第一名，他走的第二，一冒头老子就被打倒不动了，他的统子上（小肚子）挨了一枪，后面的同志退走了。土匪来缴两人的枪及子弹袋，他屏住不出气，匪徒们又把他掀下水。刘明同志与我握手时说：“我糟了！”我答不要紧，立即组织人换班抬送县城医院。后来，因运输工具及抢救条件差，送至仁贤街上就牺牲了。刘明同志是梁平县竹山区天生公社光华大队人，出生于 1929 年，牺牲时 20 岁，他原是三区区公所（仁贤区）通讯员。

我到街上大约是五点多了，县警卫营闻讯由李营长带队跑步赶到，问了情况，火速上山追剿土匪。直追至内槽城南、铁门，在长塘打了一仗，打死几个土匪。在街上，听说知新同志牺牲了，内心非常悲痛。我一趟跑到双桂堂队部，队长已随警卫出发了。回转时天将黑了，将知新尸体暂放在下场口关庙大门内，安排人守护和给他擦澡。看到知新胸前由左肩往右下大腿被罪恶的手枪挂斜线打了七枪，我当场痛哭难止。以后知新的尸体安葬在仁和场上场口的大路右边，用的伪乡长李凡辉的功德碑，刻成墓碑，听说 1968 年迁进了烈士陵园，但至今却无法查找。

剿匪的第三天，被炸伤腿的土匪龚荣哲，下山准备摸回家里治疗。却被放牛的撞见了，报告后，武装队员和工作队员拉起了包围圈，龚荣哲负隅顽抗，被击毙于龚家箭滩他自己屋侧的坟场地边。

这股顽匪祸害不小，一月后又窜来金带乡毛草坪，经我们追击又突然失踪，结果藏在郑木匠的左厢房内（郑已迁下山）。警卫营派员搜索，又被打死侦察员一名。后在云龙东屏大队又打死武装队员两人，轻重伤八人；又在袁驿山上，仁贤三元等地犯下累累血债。

匪不剿灭则国无宁日。这股匪经过近一年时间，终陆续被我人民政府歼灭。1950年11月击毙龚荣哲；1950年底云龙乡四区工作人员游克沛同志捕获蔡德明匪徒（外号蔡大汉），送县时跳河被击毙。后来，袁驿区清匪时击毙杨八癞子；在仁贤乡击毙了聂如芬、聂如俊。匪首邓大中等，在穷追猛打无处藏身时被捕归案，经查证罪恶，明正典刑判处枪决。

1982年8月

# 剿除顽匪邓大中

栾麟祥

1950年初开始的征粮剿匪工作，1951年初基本结束。梁平县内除少量顽匪之外，零散土匪已经肃清。邓大中是几股顽匪中一股的头子。他带领十几个喽罗，盘据在百里槽一带打家劫舍，拦路抢劫，甚至杀害干部。1951年3月在佛耳岩（礼让镇到竹山镇中间的一座山）山上抢劫公安干警的枪支弹药，便是罪恶之一，也是他走向灭亡的重大罪恶。这事虽已过去51年，但我仍清楚记得，因为当时我正在县公安局工作，是事件亲历者之一。

1951年3月中旬，大竹专区公安处（当时梁平属大竹专区）派两名公安干警（一名班长、一名战士）送机密文件到梁平。他们各有一支卡宾枪和手枪及百多发子弹，还要返回时带回梁平公安局缴获的600发加拿大手枪子弹。他们来到梁平，交了文件，领了子弹，临走时县公安局领导提醒他们，回去时注意安全，因为还有顽匪邓大中在他们必经路段（当时汽车很少，县与县来往也全靠步行）活动。

两名干警步行40多里，抵达佛耳岩山下已是中午，他们便在路边小店吃中饭。这时恰有农民路过小店上山。他们饭后继续赶路，当他们将要爬上山顶经过一危险路段时，突然十几个土匪扑了上来。他们来不及还击，便被下了枪，搜去了所有子弹，还撕去了他们的帽花、领章、胸章，只是没伤害他们，让他们走了。原来据守在山上的土匪正是邓大中股匪。他们从路过的农民口中（农民不知他们是土匪，当问及山下情况时，农民无意中说出山下有两个解放军）知道有两个背枪的解放军战士上山，才谋划这次袭击的。

两名干警回到大竹公安处，汇报了路上枪弹被劫情况（两名干警失职，自然受到了处分）。公安处立即通知梁平公安局，责其迅速破案，因枪弹流失，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祸害。梁平公安局执行命令快速而坚决，由局领导带领部分公安干警赶赴出事地点，发动群众，

配合民兵，调查了解，灵活出击，在十多天中，把除邓大中和一个顽匪以外的十来个土匪，逐个抓获或击毙。而4支长短枪和700多发子弹却被邓大中藏匿和带走，必须继续清查、剿灭。

再说邓大中及另一顽匪，见抓捕紧急，逃到龙门乡（与竹山乡邻界，距佛耳岩二三十里）14保的邓孝清家躲藏起来。邓孝清是个开窑罐厂的农民，住地是邓大中股匪的活动地区。解放前，邓匪常三五几人来他家吃饭或住宿。邓孝清不通匪，但迫于无奈，不敢报告，所以这次邓大中走投无路来到他家，以为安全可靠。而邓孝清解放后，经共产党一年多的教育，思想觉悟大大提高。邓匪来后，他表面上十分热情，用话稳住他，暗地里却十分巧妙地向正在清剿的公安干警作了报告。公安干警除严密计划抓捕外，还嘱咐邓孝清趁邓大中欲招兵买马企图东山再起之机，设法打入土匪队伍，见机行事。

邓孝清回到家里，利用邓匪对他的信任，和自己的一个亲戚一同打入土匪队伍。一天中饭后，邓匪午睡，叫另一顽匪站岗。邓孝清和他亲戚对土匪说，房子地势低，后山上看得远些，最好在后山上放哨，以免公安部队包围。于是三人一同上山，在将要到达目的地而又看不到住房的岩坎下，邓孝清二人出其不意，拿出暗藏铁器，将土匪击毙。然后返回家中，趁邓大中熟睡之际，活捉了邓大中，送交清匪部队。经过严审，收缴回土匪抢去的全部枪支弹药，邓大中被判处枪决。

彻底剿除邓大中股匪以后，邓孝清等人因协助剿匪立功，获得奖励，并拍照留念。人民欢庆，又彻底清除了一方祸害。

李克明 整理